

佛教史地考論

妙雲集下編之九

佛教史地考論

作者 印 順

• 有 所 權 版 •
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四月重版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六版

佛 教 史 地 考 論

作 者 印

順

出 版 者

正 聞 出 版 社
臺北市龍江路55巷11號

發 行 所

正 聞 出 版 社
臺北市10434龍江路55巷11號

承 印 者

永美美術印刷製版有限公司
電話：(〇二)三〇六四五一七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二一四三號

佛教史地考論目次

一 中國佛教史略

——九三

一	緒言·····	一
二	佛教之輸入中國·····	三
三	大道南行·····	八
四	一帆風順之南傳佛教·····	一九
五	唯心論之確立·····	三一
六	中原佛教之隆盛·····	四四
七	新佛教之成長·····	五二
八	南北東西與中華·····	六四
佛教史地考論 目次		

佛教史地考論 目次

二

九 佛教在平流起落中……………七七

一〇 變……………九二

二

印度佛教流變概觀……………九五——一〇五

三

佛滅紀年抉擇談……………一〇七——一九四

一 緒言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
二 阿育王傳的內容……………一一〇

三 編纂的時地考……………一一五

四 優婆塞多中心的法系……………一二七

五 阿育王中心的王系……………一五六

六 二大傳說的比觀……………一八二

七 結論……………一九〇

四	論佛滅的年代·····	一九五——二〇四
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五	紀念佛誕說佛誕·····	二〇五——二一〇
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六	龍樹龍宮取經考·····	二一一——二二三
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七	楞伽經編集時地考·····	二三三——二三三
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八	文殊與普賢·····	二三三——二四四
---	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九	護法韋駄考·····	二四五——二五〇
---	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一〇	大乘經所見的中國·····	二五一——二七〇
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佛教史地考論 目次

四

一	中國的地誌	二五二
二	中國的護法神	二五六
三	中國的聖王	二六〇
四	中國佛教的聖地	二六二
五	中國的聖者	二六三
六	于闐	二六四
七	中國的政教情形	二六七
八	雜事	二六八
一一	從一切世間樂見比丘說到真常論	二七一——二八四
一二	北印度之教難	二八五——三三二
一	緒言	二八五
二	三惡王毀法的傳說	二八七

三	迦旃延與僧伽羅刹的忠告·····	二九五
四	千年法滅說的修正·····	三〇一
五	罽賓滅法與師子比丘·····	三〇三
六	彌羅崛的滅法·····	三一—
一三	論笈多王朝的王統·····	三二三—三二八
一四	世親的年代·····	三二九—三四二
一五	漢明帝與四十二章經·····	三四三—三五六
一六	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·····	三五七—三七六
一七	點頭頑石話生公·····	三七七—四〇〇

佛教史地考論 目次

六

一八	佛鉢考	四〇一—四〇六
----	-----	---------

一九	釋伽羅王盧頭陀摩	四〇七—四〇八
----	----------	---------

二〇	阿梨車毘伽的自移塔	四〇九—四一〇
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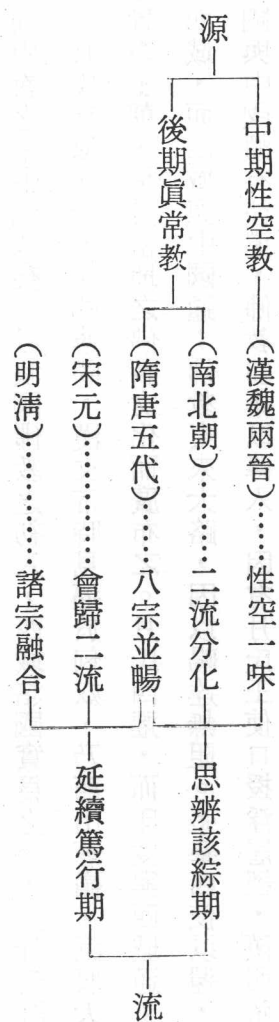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佛教史略

本編爲妙欽法師初稿，由印順整理刪補而成，時爲民國三十二年。三十六年七月，初版於上海。七、「新佛教之成長」，有關牛頭禪部分，間與史實不合。今不加改編，其詳可讀印順近著『中國禪宗史』。印順附記。

一 緒言

中國佛教，源於印度之佛教，流行於中國民間。源本於印度，故印度佛教思潮之演化，與中國佛教有密切之影響。流行於中國，故中國民族之動態，與中國佛教有相互之關涉。必合所源承之佛教、所流行之中國以觀之，庶足以見中國佛教之眞。

中國佛教之流行，且千九百年。自其承受於印度者言之，可分爲二期：一、漢、魏、兩晉所傳，以「性空」爲本，兼弘大小乘，相當於印度佛教之中期。二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北宋之所傳，以「眞常」爲本，專弘一大乘，相當於印度佛教之後期。自其流行於中國者言之，亦可爲二期：一、上自漢、魏，下迄隋、唐，爲承受思辨時期（約偏勝說）。傳譯而思辨之、條貫之，其特色爲融貫該綜。得則華貴宏偉，失則繁文縟節，如世家子。確樹此一代之風者，襄陽釋道安也。二、上起李唐，下迄清季，爲延續篤行時期。卽所知而行之證之，其特色爲簡易平實。得則渾樸忠誠，失則簡陋貧乏，如田舍郎。確樹此一代之風者，嶺南盧慧能也。思辨該綜之佛教，初唯「性空」之一味；繼分化爲南之「眞空妙有」、北之「眞常唯心」；極其量，成大乘八宗之瑰奇。篤行簡易之佛教，初承諸宗而隱爲二流，卽天台之「眞空妙有」，禪者之「眞常唯心」；極其致，成禪、教、律、淨之渾融。中國佛教源遠流長，已不僅爲行於中國之佛教，且進而爲中國所有之佛教矣。



二 佛教之輸入中國

中國佛教之輸入，以「漢明感夢，初傳其道」說，爲歷來史家所公認。近人或疑其虛構，然漢之王景，「作金人論，頌洛邑之美，天人之符」；「金人」之在當時，固實有其事。「寺」非梵語，漢代「府廷所在，皆謂之寺」，今僧居曰寺，自應與政府有關。故漢明見金人，遣使求法之說，傳說容有不盡不實處，而事出有因，蓋可斷言。然此但託始云爾，佛教之來中國，實已久矣。漢明帝永平八年（西元六五年），詔謂「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，尙浮屠之仁祠，潔齋三月，

與神爲誓，何嫌何疑當有悔吝！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」，因以班示諸國中傳。明帝之世，佛教已爲王室所信奉，國家所尊重，應已大有可觀。溯之於前，「西漢哀帝元壽元年（西元前二年），博士弟子景憲，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。曰：復豆（或訛作復立，卽佛陀之古譯）者，其人也」。此『魏略』之說，出晉中經，晉中經源出魏中經，其說亦可信。博士弟子而能重視佛法，受經於西來之使節，其時佛教應非創聞。更前，成帝河平三年（前二六），劉子政奉命校書天祿閣，作『列仙傳』，敍曰：「歷觀百家之中，以相檢驗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；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」。宋宗炳，梁劉孝標，北齊顏之推，並見其說如此，是則佛教之來中國久矣。考我國佛教之初入，西域諸國實爲之介，大月氏所關尤切。月氏族原居燉煌、祁連間，漢文帝時見逼於匈奴，乃西出葱嶺，臣服大夏，建貴霜王朝，承受當地之佛教文化而廣布之。月氏西遷，而印度與西域通；漢武開西域，而西域與中國通；佛教東來大路，因以暢達無阻。張騫西使以還，月氏等國與中國頗有往還，佛教卽藉以傳入，因有月氏王使口授浮屠經，漢明帝

遣使月氏之說。佛教由月氏等國之使節、商賈、僧侶絡繹傳入。至明帝永平中，有「金象」之瑞（見抱朴子），大通西域。當時佛教，應有一番盛事，傳說於人間，學者乃據此爲佛教傳入之始。唯流行不廣，世俗多以神明視之，故傳化事迹，猶闇昧難詳。

梵僧東來弘化之有顯著事迹者，始於漢桓帝初年。桓帝建和元年（一四七），安世高東來，遊化江淮間，譯經三十餘部。世高「博聞稽古，特專阿毗曇學；其所出經，禪數最悉」——如『安般守意』、大小『十二門』等明禪定；『陰持入經』、『九十八結』等，並明法數。所譯文義明允，爲後人所重。時爲筆受助譯且傳其學者，爲臨淮嚴佛調，實我國出家並助譯之第一人。其前後，有安玄優婆塞，譯『法鏡經』等，佛調亦爲參助。安玄與世高，同籍安息，彼此或不無關係。又月氏國支婁迦讖，亦於桓帝時來洛陽，譯『道行般若』、『般若三昧』、『首楞嚴經』等十三部（依「祐錄」），皆大乘學。竺佛朔與之同時，且曾合作翻譯。餘支曜、康巨、康孟詳等，亦略有所譯。

東漢桓、靈、獻三帝七十年間，佛教之譯弘可分二系：一、安世高等之小乘禪數毘曇系，二、支婁迦讖等之大乘方等般若系。蓋時當西元二世紀後葉，正印度佛教大小兼暢之世也。西北印承說一切有系之學，以罽賓、犍陀羅爲中心，而遠及吐火羅、安息，聲聞佛教歷久彌新。於時『大毘婆沙論』結集前後，東方罽賓之學盛弘一時，西方外國諸師亦日以宏肆。說一切有系素以禪學稱，罽賓尤爲淵藪。安世高籍安息，安息多聲聞學，其傳禪數也宜。中南印度，學承大衆、分別說系，發爲方等般若之大乘，與案達羅王朝並興。嗣以北方貴霜王朝，尤以迦膩色迦王之護持佛教，大乘學者多北上，般若方等之教，因得行於月支及嶺東莎車、于闐等地，此所以『般若經』有「佛涅槃後，此經至於南方，由此轉至西方，更轉至北方」之記。支識月支人也，略與龍樹、提婆同時。受地方時代學說之熏陶，故學大乘法，傳般若教。漢末二大譯師，雖同來自印度之西北，而實代表印度佛教之兩大學系也。

三國時，梵僧之先後來洛陽者，有曇柯迦羅、曇無讖之傳戒律，康僧鎧之譯

『無量壽經』，爲新規制、新信仰之輸入。然曹魏之譯，當時殊尠影響。漢末安世高與支讖之學，則因世亂而流入東吳。紹承其學而予以弘揚者，爲支謙與康僧會。僧會之於世高，支謙之於支讖，並有再傳之關係；是則南吳之佛學，卽漢末二系之延續也。

支謙自吳大帝黃武初（二二二）至建興中（二五二——二五三），在吳譯經，頗得朝野信重。孫權拜爲博士，並勅輔太子。謙譯『孝經抄』，有比丘參政之說，蓋卽以自明其所行之當理者。謙承支讖之學，譯經三十餘部，重治『道行』、『首楞嚴』，於方等般若弘闡頗力，足爲兩晉般若學之先導。康僧會於赤烏十年（二四七）抵建業，譯經數部。傳說因誠感舍利，傾動一時，孫權爲立建初寺。會嘗從陳慧習禪，注世高譯之『安般守意經』，深能紹述其學。支謙生於洛陽，僧會長於交趾，均爲半漢化之西域人，故頗注意於消化整理；如謙之重治『小品』，意在潤文；且創爲會譯。僧會注『安般』等三經，集六度要目，製泥洹梵唄。江東佛教，漸可觀矣。

西蜀隘塞，經錄有蜀經多種，而事迹不詳。

自東漢建和至魏末一百二十年間，佛法漸流行於中國，一以印度西域佛教之隆盛，一以中國政教之衰落；因緣時會，不可偏取。我國自王莽政變失敗，五德始終，禪讓禮樂之說衰，儒者乃困於經學考據。道者自黃老之學不行於西漢，長生久視又不能得志於王公，唯下流於民間，成爲符水、祈禳、懺罪、役神之說。黃巾太平道、五斗米道盛行，幾全無學術可言。學術界頽然無生氣，政亂時荒，學者且窒息將斃，思變革而無由。支讖、支謙輩適弘傳方等般若於此時，內啓兩晉般若之學，外導六朝清玄之風，爲中國學術闢其生路。雖然，漢、魏之佛教，其初也附黃、老而興，如楚王英「誦黃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」；桓帝「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」。佛老混雜，信仰者類不能峻別其異。宗教重於學術，信仰多於理智，是亦創傳時期應有之徵也。

三 大道南行